

南譜序

東國仕宦古今人皆陽城李氏內外孫之裔也其麗不億不可勝記取記情所未忘之親而作譜曰凡人受命於天耶受命於人耶受命於天則天下萬物皆天之子也此古人所謂落地皆兄弟也何必作譜而區別也遂古之初天地二氣絪縕稟其最靈者人而人之生各有其祖祖者爲人子孫之宗源爲人子孫者所不能忘也而吾族類者皆吾始祖之子孫也以吾愛子孫之心追思始祖

之愛子孫則古今人情同一天好生之仁也噫浮世薄俗不能親
々族族而以一時之利害遠薄族類者果何人也吾觀鳥獸魚鼈
族々而生于々而散衆然來衆然去齒利噬搏弱之肉強之食此
所謂以族相殘賊者也人之不愛族類者同一鳥獸也然則若之
何而以敦親々之義也思放勛敦叙之恩存我祖保赤之仁則庶
不負同源共派之義也然自始祖至玄孫雲孫耳孫皆吾族類而
至玄孫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塗人以同氣兄弟至於塗人此勢也
非吾力之所能留也雖吾力所不能留而其情則尙不能忘也情
不能忘則不過徘徊焉躑躅焉鳴一悲而已雖然人情天理親於
近疎於遠吾族人之士類不失者族派雖遠吾祖業則大夫之氣
未絕也其可想像也哉族派遠且疎而有失士族者雖吾祖之氣
未絕留其鐵爐步而已其可歎哉嗚乎觀吾之譜者親親之心油

然而生思我身之顯達則想祖宗之名顯者孜孜翼翼高山仰止
景行々止可也顧我身之愚賤則恐々然惕々然思祖宗之名顯
慙流派之污濁激清源之靈長庶幾夙夜之思稍易慮而改行吾
所以作譜者深有望於吾族類吾望如是而暴棄不振者非人類
也其不爲魚鼈鳥獸者鮮矣魚鼈鳥獸者稟命於天而爲人所食
者非吾類也同世士大夫雖非皆吾族類同其志趣耳同其所業
耳復同其士族者古人所謂落地兄弟也而眞天作兄弟也以天
作兄弟情厚同於同源兄弟者庶不負天理也不負天理而不負
人倫然後仰不愧於天矣俯不忤於人矣後之觀吾之譜者可不
敬哉可不戒哉後孫崇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陽城
君承召序

悲夫茲譜之修吾先君之命也先君在世常憂譜牒之不明與諸宗議定有司俾卽修之久頗遷就一日先君命余慨然曰汝今忝科名莫非先蔭攸暨凡係宗事汝宜殫誠譜可自修勿用與人承命丁寧退而思度惟我鼻祖事蹟茫昧難信妄意復遊京洛尋見陽城之譜知所從然後試欲成矣不幸先君卽世不肖孤哀冥頑尙存追想前日實多難贖之罪况茲修譜徒延日月使吾先君不及見嗚呼痛矣余不敢復緩其事終見先志之不暴也傳言始祖以大臣謫寓定平後裔因家焉遺書職帖子孫微弱亡失無存或謂蕩失於兵燹此未足徵信宗人義一瞻來忠翊府錄券今按錄券始祖職姓諱俱列其中仍伏見嘉乃之聖旨反覆諄々作孚於千百載之後乃知始祖當聖朝開國承家之日盡忠効節不以夷險而貳之所以紀功在於盟府而爲貽厥者不淺尠也復何

纔及一世遽發杖柱之歎二世三世而危乎如一線尙幸曾孫之多男雖有無後者而弟兄五人亦各生子迄于今其麗累百孝子節婦義士之特異者間亦輩出今夫木必因栽培固根而枝葉峻茂則吾宗蕃衍亦豈非我先祖積累之所由來也噫貴賤雖殊而其派則同親疎相懸而其源則一母曰賤且疎矣皆我天屬之親則尊祖敬宗之義亶在乎此々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崇禎後癸卯三月後孫前監察 格謹書

余嘗讀蘇氏族譜序見一人之身分而至於路人等語不能無感慨於懷矣廼者三從弟前察訪格甫馳言於余曰吾門族譜今已垂成盍爲文以記之乎余旣感古人之語又承從氏之囑不敢以不文辭焉欲記其梗槩以塞厚望而先代事蹟從氏之述備矣余何敢贅說於其間哉後之覽者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著序某也爲

跋於戲盛矣夫崇禎後乙丑冬十一月己卯后孫進士鳳齡謹跋

二修譜序

戊午

嗚呼古語曰國有史家有譜無史與譜則無徵無徵則何以明先
本之始而詳派流之分吾始祖判書公始北遷定平公乃佐 聖
祖肇國勲臣也職姓諱昭載功籍有所可徵以上則代述譜佚貌乎
無凭痛矣傷哉茲故吾王考判決事府君以先蹟之難悉備述譜
序之中今以不肖淺識更不敢贅容然歐氏之譜自永叔蘇氏之
譜自明允兩氏得姓雖遠而譜顯于世自永叔明允也則吾判書
公以上文獻闕如實難追本則猶可以自判書公始譜耳噫粵在
癸卯王考府君承曾王考叅判府君之志修譜而迄今七十餘載
各派子孫益繁冊子已盡不能容載吾先君在世時與門侄都事
攀龍甫擬議改修未遂卽世嗚呼痛矣不肖冥頑不克繼述而若

過數世則幾何不爲中世之遺佚也哉自判書公以下賴王考修譜之詳源派之所分丘墓之攸在歷々可指此誠盛衰顯晦之理相仍而然也不肖感王考追本貽後之謨承先君之志僉議諸宗與族人宗燁殷白甫改修譜系而序跋則以胤兒維城書之列諱則吾忘其拙而自書之噫自斬衰朞功暨于總免雖已無服塗人之遠而同出吾祖則無不備書詳載繼自今而復記雖千百世之遠毋闕其譜亦我諸宗後賢之望也崇禎後戊午七月旣望后孫叅奉乃魯謹跋

三修譜序

庚午

惟我李氏之系出於陽城而仲山之族肇自典書公々後數世綿々積累餘慶所毓遂益繁衍醇儒碩德相繼寫奕意必有世譜記實而不幸中葉累經兵燹簪組之蹟多闕衣履之藏或失文獻無

所徵大可盡傷也粵在崇禎癸卯吾高祖考鶴谷公懼夫世代寢遠之後不知所自出暨所爲族乃修譜牒而王考叅奉公又繼先志而增修之以寓尊祖敦族之意事在戊午自戊午至于今又過七十餘年世次漸遠雲仍滋繁宜其譜之改修而事重力綿有志未就矣廼者諸宗之議僉同屬余增修以愚之固陋何敢當改釐之責而此祖先之事不敢以不肖辭而廣搜旁稽正訛考實源流相接昭穆有序視舊加備開卷瞭然尊祖敬宗之心油然而生譜系之不可不明宗法之不可不立有如是矣譜旣成且付剞劂以圖永久實吾宗之幸而或謂貫以陽城者皆柱國公之裔今此世譜宜系柱國公余曰不然凡得姓者皆本其所自出之祖而後孫分居各處者年代旣久世系無徵各以中世所分之祖爲始蓋其疑闕之意也今我典書公上溯柱國公代級旣遠文獻不足承系

之序實無明徵嘗觀今世人
家譜牒強紹遙々之名祖
世次不明反累其先豈不
有損於倫理乎見今江陵
派之接系無證昭載厥譜
永興派之背本無倫冒附
他族并非可論不復收單
而斯譜之自典書公爲始
其亦深得乎慎重闕疑之
義矣後之欲明吾譜者使
典書公之後雖千百代之
遠無至路人斯亦幸矣凡
我同譜之人盍各勉焉崇
禎后庚午冬十一月甲午
后孫錫楨謹書

張子理窟言管攝天下人心
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
世族與立宗子法蓋譜牒
不明宗法不立則骨肉無
統至親恩亦薄故敦族莫
切於明譜明譜莫先於立
宗而吾家世譜在昔無傳
洎乎中葉判決事公創始
之後七十六年其孫叅奉
公修述之今七十三年又
其孫錫楨氏幹事纂正而
先祖入北以前文獻無徵
故一遵舊譜上自典書祖
爲始而無漏於本支子女
致詳平生忌配墓宗嗣

之絕者復繼焉統系之紊者反正焉斥改貫之派抑凌嫡之流義理森嚴少無回撓乃與諸宗始謀入梓而以誠力不齊爲慮矣幸賴七八子弟一心効誠家食擔役費省而告竣斯莫非幹事人愛族節用之意洽然見孚也顧一門諸族非不蕃衍而一室三世專管修譜非直睦族之仁可見述事之孝也繼自今吾家諸宗皆知統系來處人々孝友世々惇睦其非明譜立宗之効歟南序有曰宗運之否至今日極矣奕世之簪組漸遠故家之庥蔭無徵豈興衰孤旺各有其時而然歟抑報施倚伏不恒其理而然歟人不必要巍科大官誇隣耀鄉然後爲昌大其門戶也苟能惇行孝悌餘力文學以修吾天爵則庶可以保守家範無忝所生況昌大之基本不外乎是而理亦無終否者乎然則宗運之泰不在人爵而在乎天爵矣同吾譜者盍亦勉旃崇禎甲申後四庚午復月哉生明后

孫前監察 悅敬識

四修譜序 辛亥

惟我陽李譜牒之修自鶴谷公以來凡三舉而往在庚午冬監察公悅教授公錫楨謀及諸宗始入錢梓者殆近四十年于茲矣然則天地一小變況人事乎噫上溯典書公之爲鼻祖世次寢遠雲仍滋蕃苟不能繼之以纂正則生而加弁歿而歸葬者幾何不遺佚也於是乎一門父老僉同爛確則通南合譜勢不可及入北派譜時不可闕屬余以句管顧茲不肖安敢當重大之責而尊祖敬宗之心油然自發固不得辭焉廼與翰林龍鑑進士昌善諸宗協議修刊活字印之增入柱國公分派之圖揀出庚午譜弁卷之文至於廣搜旁稽正訛考實準備於前賢之所述復何敢贅疣於斯哉竊惟自斬襄朞功暨乎緦免無服雖近於路人之遠均是吾祖

宗之來許則敦叙之地豈有異同譜旣成本支子女生忌配墓無不昭載詳備于前人有光焉繼自今至累百代而無有闕之是厚望於宗中後賢也凡我同譜者必敬之勉之也失崇禎後丁未菊月望不肖孫前主事鉉觀謹識

先儒有言曰國有史家有乘無史與乘則無徵無徵則不明此吾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竊惟我陽城之爲貫自柱國公始公諱秀匡仕高麗文宗朝有勲于宋朝皇帝賜宴同席特進金吾衛大將軍上柱國高麗三重大匡輔國陽城君因貫焉是生諱臣靖吏部尙書臣靖生諱元儀密直司承旨正同元儀生諱英柱匡靖大夫判密直司事上將軍尙忠烈王女順正公主英柱生諱挺三重大匡金吾衛大將軍僉議評理開城尹襲封陽城君挺生諱守仁判事高麗侍中諱守邦石灘之第四弟也有子曰諱春華恭愍王朝

工部尙書入李朝以太祖佐命勳爲工曹判書名著勳券世
宗朝北遷于定平子孫仍居焉噫茲譜之修以判書公爲始祖者
深究乎及史闕文之義在昔歐蘇兩氏得姓雖遠歐氏之譜自永
叔蘇氏之譜自明允則今吾譜之斷自判書公蓋何傷焉嗚乎五
世而斬先君子之所論也世級寢遠子孫蕃衍漸至于無服無服
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無異乎塗人必勢也現不能修之以
範圍則倘不免無徵不明之歎矣於是乎一門宗族遂協謀斷議
參考舊例訂正新規增者增之革者革之附諸活字不幾月而告
竣何莫非幹事人節用敦愛之意也譜旣成族孫鉉觀甫囑余曰
明譜系世族之地曷不有贊一辭者乎余雖不佞油然感發不敢
以不文辭焉略叙如右以俟夫後人之明徵云爾歲舍辛亥六月
丁亥后孫前通訓大夫妻書院翰林龍鑑謹序

夫木之枝葉雖千萬其根則一水之派流雖千萬其源則一人之子孫雖千萬其祖則一也而木有百尺之根然後枝葉茂水有千尋之源然後派流長人亦有蔭德之祖然後子孫昌矣顧吾入北始祖典書公卽木之根水之源也世久代遠德之種不種口不能確言而心可以的信也何其然歟觀其子孫則其麗千萬而忠孝繩々文學彬々赫世冠冕累葉貂蟬不可勝舉豈不無賴先祖之蔭德而有若是者哉往在庚午修譜後子孫益衍生而疏於甲乙丙之年序娶而雜於金李韓之姓戚近而昧於玄高曾祖之忌遠而混於兄弟叔侄之行故門議協同向在丁未歲更爲修單編輯而未及鋟梓矣現今族叔秘書郎龍鎰族侄主事鉉觀進士昌善族弟昇胄廷胄克胄諸君熱誠於此印活垂成豈不盛歟上有蔭德之祖下有善繼之孫我李之昌自此復望凡吾同譜之人敬之

勉之歲在辛亥季夏下浣后孫進士庭燮謹識

五修譜序

乙亥

烏呼粵在崇禎后癸卯五代祖考鶴谷府君創始之墨譜以典書公爲始其後七十六年戊午曾王考叅奉府君繼述纂修卽吾家千百世譜牒之基礎也後七十三年庚午菊隱栗菴二公謀入錢梓亦遵墨譜之規以典書公爲始此是不易之正論也庚午後四十二年辛亥翰林公與主事鉉觀進士昌善協謀修譜欲從庚午譜規關於時制叅酌筆削今又族人克胄鉉澤兩氏乃與諸宗統論續修就中子女配室之區別雖依辛亥之例而不可無一二異焉且無後出系悉遵庚午之規使觀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愛族者敦睦之風感而遂發矣噫彼雙城一派自典書公至諱兆年公五世歷舉而冒附他族此實豺獮不若之恠鬼輩也不可同譜

陽城李氏世譜卷之首
而絕之爾惟我仲山之族均是祖宗一視之親豈有遠近親疎之異乎尊祖宗明昭穆之義實在於是譜則凡我同譜中來裔盍以屆期續修哉亥七月上澣後孫懷謹叙

同源分久之派爲姓族同居分近之屬爲家族姓族家族合爲一統者是譜也所以修其譜則分者合之遠者近之疎者親之實爲敦族親々之義耳若以之源所分謂之情盡而疎略于記載則是不重其祖者也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莫如明譜系由此觀之自家族氏族而爲民族至有成風俗氏族之有譜不亦重乎竊覲世態多變人心不古則一門父老懼夫後生之恬於奉先忽於造端而爰謀續修屬余以執務噫如今不修則將使祖先明譜系親々之義若墜虛地而塗人同歸之弊莫之可救也廼茲敢忘陋劣猥當執務使之輯單活印至若譜規以時勢所致校

前譜鶴谷菊隱栗菴諸賢歷述之規不能無異同故協同門議叅酌古今而僭越所至惟冀諸君幹事之誠勤纂正焉乙亥流火月

上泮後孫克胄謹書

陽城李氏世譜卷之一甲編

一世

李春華

公世居陽城苑有德望仕于麗朝階資憲官工曹
典書及其世季政替遯荒不仕遷于定平而

聖祖龍興際遇特隆與大將軍李和英同心效忠懋
捍衛翊戴之功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寶天
閣直學士閔汝翼伏奉

王旨內辭意策定公原從功臣

賞賜封爵宥及後孫昭載鐵券而家傳世蹟蕩失
於兵燹云公墓在定平治南細柳社粉土洞

柳今春面

上興里山之百一

○配貞夫人李氏

籍失

墓耐窆有一

子曰達

二世

子達

配金氏

三世

子思新

配金氏

四世

子守根

配李氏

五世

子百年

二甲

子汝年

五甲

子萬年

后无

子億年

后无

子兆年

高宗三十三年

子積年

四甲

丙申九月日

豎碣于壇址

一體歲享以

寓追慕之誠

焉在始祖墓

子種年

五甲

惟吾李氏出於陽城而仲山之族自興書公入北卜居之初始焉
曾不及譜矣累傳至判決事公諱格殿叅公諱鳳齡創修之至叅
奉公諱乃魯再修之至菊隱公諱悅栗菴公諱錫楨三修之至翰
林公諱龍鎰主事公諱鉉觀進士公諱昌善四修之至于今日族
叔克胄族侄秀永諸氏承族中僉老之議收單編輯方入鐫梓此
凡五修而代之所遠事蹟依舊確守時之所異規模酌今略變此
實得宜乎中也勲業仕宦之盛德行文學之著溢編赫然宗族昭
穆之分生忌配墓之詳開卷瞭然尊祖收族之道孰大於是今以
不肖之無狀歷舉繼述顛末附于編端凡吾後裔勉之哉勉之哉
乙亥重九後孫鉉澤謹書

譜者使人不忘本而世其氏族系其昭穆則祖先之所自出子孫
之所繇分無不由是而明之也故先儒有言曰譜牒廢則人家不

知來處骨肉無統然則譜牒之於人家其不重且大乎今吾李之貫陽城其源遠矣惟吾仲山之族以入北祖典書公爲始而公後數世簪組之蹟衣履之藏已爲蕩失於兵燹云此可爲雲仍之大痛傷也中葉以來子姓蕃衍忠孝醇行文蔭碩德相繼奕舄遂爲北省望族安知其餘慶之所獲非復上世積累之所致乎噫吾家世譜在昔無傳至景宗癸卯鶴谷公修藏一局此是吾譜之創始也自此至高宗辛亥歷百有八十九年間凡四舉而明譜立宗之義使之不墜使吾譜中人究其所自出推其所繇分胥慈孝胥友愛以至今日則吾宗運之幸實自鶴谷公始耳於乎今去辛亥又積廿五星霜矣續修時期雖不遲緩歲序漸換後昆益繁故一門父老議決五修爰定分掌役員不肖亦纂務之一員也助役於秀永元實甫主纂之萬一纔閱三朔而告竣分爲六編世系之

派分昭穆之次序章々可明開卷瞭然宛若先祖在座衆孫次第環列于一室之內使觀譜者尊祖敦族之心油然而感發則茲其非明譜之効歟凡吾同宗當世襲忠孝家傳詩禮思所以勿忝世德則吾譜雖佚於昔復明於今慶孰大焉若反是而席先蔭而自恣視同族而路人不思所以敦睦則吾譜雖修於今復晦於後矣禍孰甚焉然則宗運之否泰不在乎天而在乎人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不肖人文俱非此亦述事之一務故敢綴如右以待後賢之恕覽焉斯譜創始後二百十三年乙亥菊秋後孫鉉台謹識

右吾仲山陽李第五修世譜其修明骨子義理已於庚午兩賢序備矣盡矣復何敢贅焉第當續筆收藏日竊有所感不能已於一言鼻祖典書公入北後越中世三百年來忠孝科宦碩德文章相繼輩出如孝子公之昆弟孝友柳蔭公之兩世文章鶴谷公之忠

孝清直都事公之鳴文至行松塢公之志節慷慨慎齋公之氣節
偶儻菊隱公之闡學崇德雖不大用於朝堂俱是卓々一方化行
當時澤流後世祀以鄉先生迄今沒齒不忘是豈偶然哉皆平日
劬經積學砥德礪行爲畢生事而終有如許之報亦可驗典書公
積累餘廕之所鍾也於乎休哉今吾後承觀感之下宜慕仰興起
倍用其力紹述之顯揚之永世無替焉則尊祖興孝之道何以加
茲此所以發一言願與諸宗共勉互勗又期望於來裔後賢勿以
人微言淺忽之也哉以言乎事之源委則昨秋粉土洞歲祭日父
老諸公以五修發論僉謀如一爰決其議屬教授 克胃功曹 鉉澤
兩丈總執厥務命不肖以編輯顧孤陋謏劣萬非其任竊想是亦
孝悌中一事故敢執猥筆較對前後舊譜訂其差誤追補疎漏至
於纂正之規一依前例而惟關於時制者酌用變通務求毋至爽

實條揭于凡例寔出於守經行權之義也乃與重卿

培鼎

卿三

鉉

台分擔其力三閱月役完筆絕兩氏勞苦實多而舜臣

龍高

聖貫

道永亦與共勛故尤省費日至於物力之供總自都門中辦出而

乃文

善郁

乃聲

永律

任之盡瘁於斯役也云爾歲乙亥仲秋上澣

菊隱公曾孫秀永謹識